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兮，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逍遥游》

图南路远 向南而行

陈蒋钰

领略了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南京博物院森罗万象的积淀，一次次对南京的探寻让我对这座城市充满向往。毕飞宇说，南京有一股书卷气；苏童形容，南京是一座奔流着却很安静的城市；韩东说，这座城市不洋不土、不快不慢、不大不小。我也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座城市——中庸。

对南京大学的初印象与我对南京城市气质的理解相契合。第一次去南京大学是在初一的暑假，漫步于葱郁的梧桐大道，感受光与影的变幻，有关南京大学的画面成为了那一次南京之行中最美的记忆。有韵味，不张扬，这是我对这所学府的最初认知。十四五岁的自己对大学只有朦朦胧胧的认知，是南京大学打开了我对大学的向往之门。家人朋友偶尔开玩笑问一句“你想上哪个大学”，我总是格外认真地回答：“南京大学。”

中考结束后的那个下午，我与同学拥抱、祝福、道别。有一个三年来与我一同努力、一同进步的同学，给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祝你考上南大。我看着她一笔一画地写下这句话，回她一句“借你吉言”。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我写下的这些话，但我一定要说一句：谢谢你，在别人都以为“想上南大”不过是一句不谙世事的玩笑时，给了我如此真挚、宝贵的祝福，也祝你前程似锦。

中考成绩出来后，我如愿以偿进入如皋中

学，下一个目标渐渐明晰——南京大学。高中是最辛苦的三年，也是不断蜕变的三年。无数个夜晚，做完题目后看向窗外，已是夜深人静，只剩星星点点的几处灯火，这是一天当中短暂的放空时间。消化一天当中的负面情绪，将点点滴滴的小快乐存个档，恣意地畅想大学生活，每晚短短的几分钟支持着自己一天天坚持奔跑下去。三年的时间，身处其中时，只觉得难熬，但当最后一门结束铃声响起时，回望求学之路才发现光阴如梭。

我经常调侃高中时每天最期待、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卸下一天的负担，准备睡觉的时候。假期才能享受的散步也成为了小小的奢侈。其实也正是经过了白天辛苦、紧张的学习才让我明白，原来美好无处不在。逐梦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好在坚持总算有了结果。

最后，用《蜂鸟》里面的歌词作结：

寻找太阳的梦
自不量力说
自己也变成太阳的念头
有时候寂寞
几乎扛不动
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
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
为何不断一直往前冲
捏出血的双手
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
……

紧握的拳头，别忘了捉那个梦

(本文转自“南大招生小蓝鲸”
微信公众号)

住在山村的时候，不曾想什么，薄薄的暮色开始垂落，东家西家还有山间自然而生的竹林和山野，便自然泼墨成一幅天然山水画。

又窄又弯的山道没了人影，东瞧西看的风，仍张口说着白天没能讲完的话。山弯里一湾水影混在夜色中，只有自己知道的水波还在调皮地想心思。天地间夜色弥散，万象隐了行迹，小山村像滑落的一滴墨，点缀在东伸北沿的山脉里。山村的夜，就这样开始启航了。

若说山村夜色空寂和落寞，因为你还没有走进去。最简单的野草花，也会很迷人。龙葵、苍耳、泥糊草、鳢肠、虎耳草、狗牙根，这些不闹眼的事儿，都扎根在山洼里。它们当中没谁出过家门，相约守望在这片净土中。夜静下来，虎耳草警惕地眯着眼，一片一片长不大的小绿叶，威威地吐着一片香。狗牙根幽冷地低语着，苍耳、龙葵、泥糊草也眨着眼睛四处看。茫茫夜色中，它们仍做着各自的一份事儿。山村的夜，生动祥和又安宁。

蛙鸣使夜色更清越，像条弧线横在空中，敲击着山色和夏夜。松枝间，小松鼠不小心弄出几声响动来，山溪又在“咚咚”地唱夜曲。草棵里，嶙峋怪石中，百虫“唧唧”，和鸣如潮，若细雨遍洒大地。农耕的田地里，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喜欢在春季开荒辟地，种点瓜果蔬菜什么的。父亲看中了我家老屋西边的大台塘埂，每天犁完田地回来，他就一锹一锹把那塘埂弄成平整的菜地，种上一大畦韭菜。

而给韭菜浇水的任务，父亲就交给我了。只要不下雨，每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拖着个带长把的大粪瓢，踏着夕阳的余辉，到大台塘埂上给韭菜浇水。

父亲则是隔三差五给韭菜除去杂草，松松土壤，洒些青灰……在我们父女悉心照料下，那十多米长的一畦韭菜，长得蓬蓬勃勃，绿油油、鲜嫩嫩地在春风中摇曳着，甚是惹人喜爱。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下，母亲可有事做了，她能吧韭菜翻新花样，做出好几种菜肴。她随手从鸡窝里掏出两枚老母鸡刚下不久的鸡蛋，磕在青花碗里，搅几下，把从塘埂上割来的韭菜洗净，切成小段候着，将鸡蛋先在锅里炒好，盛到碗里，再炒备用的韭菜，最后把碗里的鸡蛋倒进锅里，与韭菜一起用锅铲扒拉几下，一盘黄中透绿、绿中带黄的鲜鸡蛋炒鲜韭菜，就秀色可餐地端上饭桌啦。中午放学回来，未进家门，我

山村夜色

董国宾

也会“窸窸窣窣”传出响声来。小路绕过几湾水，又穿过一块块菜畦和石峰，涂了墨的密丛间，一束束温暖的灯光传出来。朦胧的影子里，一两声狗吠叫得响亮，接着又是一大片。这家那家的门户里，惬意的牛进了栏，一张张犬嘴仍不肯离开食槽，从山里割来的草料真是好味道。看不出一点整日的屋檐下，小孩子不再讨嫌，持家的女人安闲了，可又分不清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穿针引线。灯火处，一个个模糊的影子晃动着山村的夜。

朗月来到山村，便看出一片闲静来。天地间若细雪纷落，山洼、高峰、田地和水湾，一片柔洁和莹白，亮蒙蒙的山谷和村庄像是浸在水中了。月色停在果园里，羞红了脸的果子笑容滴落一地，满园子都是喜色。朗月的脚步走进竹林，便是一片静谧了。冷静的竹静止一般，像是在沉思。月光漫过来，夜的微凉浸在竹节里，山村的夜仿佛停顿了。山脚下的小野花倒是很调皮，一挤眼便把月光招过来。萱草丛从，土芹蓬蓬，杂树泛着青色，遍生的小野花沐尽月色。这个家族中，你可以到月光里去聆听。银色的月光下，亮闪闪的山村宁静又欢逗。

住在山村的时候，不曾想什么，山村的夜色尽在静美中。

一畦春韭熟

乔金敏

就闻到那浓郁的香味。夏天的时候，母亲就去附近的小河里用虾网捞些河虾，与韭菜一起爆

炒，一碟鲜美的韭菜炒河虾就摆在我的面前。家里缺了咸菜，母亲就把韭菜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放上一些青椒、生姜，制成一坛香辣味的腌韭菜，在饭锅头上蒸一下，那可真是好吃的下饭小菜啊！

上中学时住校，母亲怕我饭菜钱不够用，每次回来，就叫我带上一小坛咸韭菜到学校，搭配着吃。

初春的韭菜长得特别旺盛，割了又发，发了又割……好像比我跟母亲还较劲似的。而春食韭菜不仅增进食欲，对肝脾也有益。于是，母亲就常常做些韭菜饼、韭菜蒸蛋、韭菜粉条、韭菜炒香菜……给我们吃。当然，我最喜欢吃母亲用韭菜馅包的饺子。那时候可没有现成的饺子皮啊，是母亲用自家种的小麦，磨成面，用擀面杖一小块一小块擀出来的，较其它几种韭菜的做法，包饺子就复杂多了。哪一天我想吃韭菜饺子了，母亲说，期中考试考了高分，回来妈妈就包饺子给你吃。无形中，吃韭菜饺子成了我学习的动力。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儿时的记忆总是这样遥远而清晰，总是在不经意间荡漾起无法言说的追忆和怀念……



南京大学大礼堂 余治骏 摄影

南大 第781期

走进“大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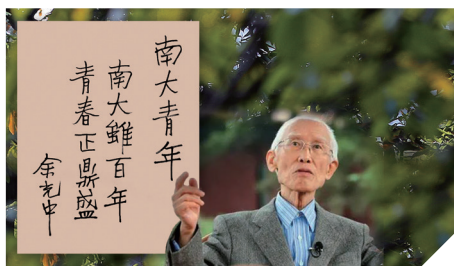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大礼堂，原金陵大学礼拜堂，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西大楼南。1917年开工，1918年竣工，它是金陵大原址上现存最早的建筑之一。

大礼堂的硬山墙上有木质的红色墙体和灰瓦，建造式样与东、西、北楼的建筑统一。主建筑大歇山顶，附属建筑硬山顶，屋顶装饰由青砖砌筑，覆蝴蝶瓦，清水砖刻线脚。屋顶侧面的山墙上为圆形万字如意纹吉祥图案的砖雕山花，屋檐花饰精美。外墙为明代城墙砖砌筑，显得厚重而有历史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礼堂曾是校园里最具礼

仪性质的建筑。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许多学者名流受邀在大礼堂内演讲。经济学家马寅初首先上台，以《米价为什么会涨？》为主题展开，旨在呼吁停止内战。

1962年4月，南京大学邀请著名诗人闻捷在大礼堂内作关于诗歌创作的报告。大约40年前，时任中文系主任陈白尘邀请朋友侯宝林与搭档穿着大褂在这儿表演相声《醉酒》。

2002年，为庆祝百年校庆，大礼堂被按照原貌进行了部分修缮与更新，修复后的大礼堂是南京大学大型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2002年，诗人余光中在大礼堂深情朗诵自己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而作的《钟声说》



2010年，我校在大礼堂举行授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南大名誉博士学位典礼



六十周年校庆合唱团演出



2016年，我校在大礼堂举行中美中心30周年庆典(本文转载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内容有改动)